

潘雨廷 著

潘雨廷著作集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叁

易学史从论

潘雨廷著作集

叁

易学史从论

潘雨廷
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引 言

潘雨廷先生(1925—1991),上海人,当代著名易学家。生前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、中国《周易》研究会副会长、上海道教协会副会长。潘雨廷先生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教育系,毕业后师从周善培、唐文治、熊十力、马一浮、杨践形、薛学潜等先生研究中西学术,专心致志于学问数十载,融会贯通,自成一家,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。潘雨廷先生毕生研究的重点是宇宙与古今事物的变化,并有志于贯通东西方文化之间的联系,对中华学术中的《周易》和道教,有深入的体验和心得。潘雨廷先生著述丰富,其研究涉及多方面内容,具有极大的启发性。他的著作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所取得的重要成果之一。本书由张文江根据潘雨廷夫人金德仪女士保存的遗稿整理而成。

《易学史丛论》收入了从上古至清的易学史论文,如果和作者的另一著作《易学史发微》合观,已然勾勒出了中华易学史的整体面貌。

易学史自序

《周易》一书，内容丛杂，以易学名之，略能得其实。自汉以来，先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言之，已见易理有其整体而散可深入各科。凡七略、四部以及道藏、佛藏中，莫不有易理之旨。得其旨者，乃谓易理确可兼及各科。时至今日，又谓易理宜通于西方各种学科，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。或未得其旨者，势必非之。暂不论其是非，唯未见易学之旨者，每有固执己见之失，于历代易著中不乏其人。凡有所执者，皆执后世之思想，以当易理之思想。乃后世之思想层出不穷，宜易理之思想亦层出不穷。年代愈久，思想愈丛杂。自汉迄今，易著不下三四千种，不计佚失之书目，亦超过二千余种。观其数量，在古籍中无出其右者。进而究其内容，既多创见，亦多相似，而其大别即下述二者。其一，贵能说明易学之旨，得其旨而用之，恰当著者之时代背景。此类易著殊有价值，读之可见吾国思想文化发展之迹，且对全人类思想文化有促进作用。虽今日读之，仍能有所启发。其二，根本未喻易学之理，乃以意妄测，重重附会，有执于历代以误传误之说而增益之，既无补于阐明客观存在之史迹，反有以阻碍人类思想文化之发展。在大量易著中，后者约占十之六七。虽然，二者未可截

然分割。属于后者之文献中,亦可能发现有与于易旨之言论。属于前者之文献中,亦难免有失实失言处。要而言之,必须了解易学之原,始可见其旨。得其旨而继承之,自然可明其发展。当历史之转变时期,亦即人类认识自然与社会变化深入之时,皆可见易旨之变。此决非一书一人之力,时代思潮有以致之。故实非以易学附会之,乃易学本有其理,以待历代有识者所取则而发挥。虽然,有违于时代之认识,亦多渗入易学,宜易学丛杂而难辨是非。迄今尚未见客观介绍易旨发展之易学史,或非偶然。

清乾嘉学派治《易》,要在恢复汉之经学易。详究清之汉易,其内容实仅及东汉。唯郑玄(127—200)、荀爽(128—190)、虞翻(170—239)三家之易尚存其整体,确可代表经学易,然易学不仅如此。清人严分汉易、宋易,未得易学之质。自废除读经后,易学始能脱离经学而存在。经学已成为历史陈迹,既不可忽视它在二千年来吾国历史上已起之作用,然而若清末之争论今古文,决不可不废。唯易书未经秦火,不应当参与今古文之争,其理更不应随经学而废,在古为今用之现实意义中,当有巨大作用。若易学能上出于汉之经学易者,宜详玩《古史辨》学派之各篇论文。此派基本能明辨古史,以见三圣作《易》之误,其考据之功未可没。然执之而未察认识之提高,时代之进步,及近年来考古所得之史实,凡治古史者何可视而不见。他日于考古再有所得,当然更将有所充实,故对传统文献之整理研究尤宜慎重。以今日言,已得早期易学之具体资料,有大影响者二。其一,发现殷周之际数字卦,以当卦象之原。其二,汉初马王堆出土帛书《周易》,除晋代发现汲冢本之记录外,此为今日所见最早之原文,内已具四百五十节《周易》全文。当汉初在长沙地区尚未分二篇,此为不可或疑之史实。若数字卦前之易学情况仍须凭推理。善于推理者,莫贵于战国时《系辞下·伏羲章》作者及宋初陈抟排列成先天图。不辨推理与史实,此易学之史迹,所以二千年来始终混淆不清。今于卦象部分,分推理与史实为

二,始可称史。更由马王堆本《周易》以认识易传,可与传统观点殊多不同。何者成于西汉,非但与孔子无关,与战国时之易学亦无关。何者成于战国,然仍与孔子无关,且决非一时一地一人所作。以郑学之徒所数之十翼论,虽最后完成于西汉,实有得乎易学之旨。然十翼之实,未必同于《汉志》所谓“孔氏为之《彖》、《象》、《系辞》、《文言》、《序卦》之属十篇”。奈汉末以来之大势,误执十翼为孔子之言。且对其精邃之内容,又碍于圣人之言,不敢作正面深入之分析研究。况尚多十翼以外之易传,历代皆严斥之,是皆经学易之失。故以今日之考古所得,更读《汉志》所谓“人更三圣,世历三古”之言,视之为划三古之时代仍可取,以见易旨之发展。而“三圣”与易学之关系,必宜彻底改观。伏羲易者,可当数字卦前之情况。文王易者,数字卦当之。孔子易者,约当其时于三晋地区编成四百五十节之《周易》。孔子本人确已知学《易》,“入太庙每事问”中,当有问《易》之事。幸有近年来之考古所得,且除上述二者外,其他古物尚多,乃初步具备叙述易学史之客观条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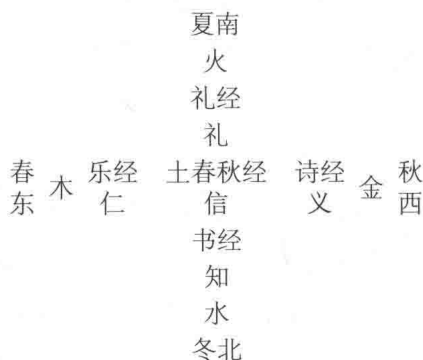
再者,易学之旨殊非史,六经皆史之论,可备一说而未可绝对。或因史作鉴而以史鉴为经,亦未合汉代逐步形成之经学。经学之名起自战国,然《七略》中尚以《六艺略》名之,能本六艺,始可论经学之质。

观《六艺略》,其言曰:

六艺之文,《乐》以和神,仁之表也。《诗》以正言,义之用也。《礼》以明体,明者著见,故无训也。《书》以广听,知之术也。《春秋》以断事,信之符也。五者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,而《易》为之原。故曰“《易》不可见,则乾坤或几乎息矣”,言与天地为终始也。至于五学,世有变改,犹五行之更用事焉。古之学者耕且养,三年而通一艺,存其大体,玩经文而已,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,三十而五经立也。后世经传既已乖离,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,而务碎义逃难,便辞巧说,破坏形体。说五字之文,至于二三万言。

后进弥以驰逐，故幼童而守一艺，白首而后能言。安其所习，毁所不见，终以自蔽，此学者之大患也。

今准刘向、刘歆对六艺之认识，方可讨论“《易》为之原”之实质。是时已以五经当五行，且视易道阴阳为五行之纲。故《易经》之乾坤与天地为终始，乃当五经之原，亦即五经莫不有与于《易》。至于五经与五行之关系，以下图示之：



而《易》之阴阳不受五行更用事之影响，亦即无碍于“春夏秋冬”、“东南西北”时空之变而为时空之主。由是天地阴阳之易学能兼及一切，宜易理可遍及五经。此乃刘向、刘歆著《六艺略》时所谓“《易》为之原”之思想，非但与孔子及战国时易学无关，即与《史记》思想亦不同。而易学整体思想之发展又进入新阶段，二千年来之经学易，实准诸此。奈未识阴阳五行卦象数理之旨，而仅以文王二篇、孔子十篇凡《易经》十二篇之文字，欲以穷五经之理，势必穿凿附会，全与史实不合。历代易著，自认为正统之经学易者，莫不有失于此。今既从史实考得《易经》十二篇与文王孔子基本无关，而此六艺之实仍未可忽视，以阴阳五行当之者，所以明其结构。且此结构，非仅限于《六艺略》，实遍及六略。

目次

易学史自序 / 1

三古的易学 / 1

- 一、上古易的时代背景 / 1
- 二、中古易的时代背景 / 24
- 三、下古易的时代背景 / 26

上古三代易简论 / 34

- 一、伏羲易——畜牧时代所认识的文化 / 34
- 二、神农易——农业社会开始 / 36
- 三、黄帝易——建立农业社会的上层建筑 / 39
- 四、尧舜易——确立父系社会 / 42
- 附：《皇极经世》所排列由尧至周召共和的时间表 / 45
- 五、夏商易——确立家天下 / 50

西周与东周的易学 / 53

- 一、《易》之兴也当文王与纣之事邪(前 1140—前 771) / 53
- 二、先周殷墟数字卦及天干地支表 / 56
- 三、武王周公开国时的易学情况 / 62
- 四、穆王前后的象数 / 67
- 五、时圣孔子不占而已矣(前 770—前 479) / 68

卦爻辞的原始意义 / 71

十翼的形成 / 87

易学与史学 / 102

东周的起讫与分期 / 114

《春秋》及三传 / 122

综论五霸 / 130

《周礼·春官》筮人之九筮 / 137

《管子》“虚戏作造六崔以迎阴阳” / 139

易学与《月令》之关系 / 143

易学与《夏小正》 / 145

论三公三孤 / 148

论以岁星纪年 / 150

邹衍与易学 / 152

荀子与易学 / 163

子弘子庸之楚易 / 175

周丑之燕易 / 177

孙虞之齐易 / 178

汲冢之易学 / 180

汲冢竹简之时间 / 184

易学与《吕氏春秋》之关系 / 186

易学与《尚书大传》 / 197

秦战国时秦的学派 / 200

西汉的易学传承及其内容 / 202

论《史记》的思想结构 / 258

东汉的易学与经学 / 284

综论郑氏易、荀氏易及虞氏易 / 289

魏晋南北朝的三玄易(220—589) / 300

一、三玄易的形成 / 300

二、王弼与韩康伯的易学 / 306

三、葛洪梅賾对易学的认识 / 311

四、葛巢甫与僧肇的时空观 / 315

刘兆之易学 / 322

马枢之易学 / 324

贾公彦六十四卦卦次图 / 326

由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到《隋书·经籍志》 / 328

一行的大衍历 / 331

东乡助之易 / 337

李翱之易 / 341

张轶之筮法 / 343

陆希声之易 / 345

宋易叙论 / 349

宋易的授受及其著作 / 354

论百卷本《宋元学案》 / 394

龙昌期之易 / 404

范谔昌之易 / 406

郑夬卦变图 / 409

王阳明之易 / 412

分裂的清易 / 415

一、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与《四库全书》的同异 / 416

二、清代的宋易及其外传——为德国莱布尼茨所重视的情况 / 421

三、清代的汉易仅能恢复东汉易 / 426

四、焦理堂的易学三书——清代的魏易 / 430

五、清易的流弊——或则拘束成经学易的迂腐，或则陷于象

数易的迷信 / 433

六、易学发展至清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中起了最基本的作用 / 436

附录一 易学史大纲 / 442

叙论 / 442

提要 / 446

目录 / 448

附录二 拟写《易学史》目录 / 453

附录三 论朱熹以易学为核心的思想结构 / 456

后记 张文江 / 465

修订本补记 张文江 / 467

三古的易学

一、上古易的时代背景

《汉书·艺文志》分易学史为三古，盖本诸《系辞下》。以伏羲为上古，当伏羲至文王，其时间极长。今准《系辞下》所定之史迹，分段阐明其内容。

《系辞下》有言：

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，仰则观象于天，俯则观法于地，观鸟兽之文，与地之宜，近取诸身，远取诸物。于是始作八卦，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作结绳而为网罟，以佃以渔，盖取诸离。

此节之言，为卦象始作于庖羲氏的唯一原始根据。因十翼中庖羲氏之名字，仅此一见。至于讨论庖羲氏之情况，首先须了解此节文字之作者。二千年来以为孔子作，实未是。因孔子取古史，断代始自尧舜。凡孔子所代表的儒家至其孙子思，于内容已有发展变化，然未闻其上推古史。更由子思而孟子，仍为“言必称尧舜”。若此《系辞下》的

作者,对古代文化之认识,已由尧舜上推而及黄帝、神农,且原于庖羲氏始作八卦,故与孔孟观点有明显不同。作此段文字之时,基本可视为约与孟子同时,而对古史有新观点。这种新观点,今于文献中,尚可见赵武灵王主张胡服,人或非之,即以古史说服不从者。武灵王所认识之古史,已同此《系辞下》作者。下录《战国策》原文:

(赵武灵)王曰:古今不同俗,何古之法。帝王不相袭,何礼之循。宓戏、神农,教而不诛。黄帝、尧、舜,诛而不怒。及至三王,观时而制法,因事而制礼。法度制令,各顺其宜。衣服器械,各便其用。故礼世不必一其道,便国不必法古。圣人之兴也,不相袭而王。夏殷之衰也,不易礼而灭。然则复古未可非,而循礼未足多也。(《战国策·赵二》)

按赵武灵王在位二十七年(前325—前299),于十九年(前307)改用胡服。其对古史的认识必早此若干年,能用宓戏、神农、黄帝、尧、舜以划时代,当然与时代略早的孟子不同。且武灵王知此古史,决非出于自撰,当时早已有此传说。于即位时尚年少未能听政,以阳文君赵豹为相,博闻师三人,左右司过三人。此对古史的认识当闻诸师,惜未详三师之姓名。及亲政,重用肥义及楼缓,于古史的观点当同。凡不从者的观点,基本执于邹鲁儒家之说。此处不论其他,仅于对古史的认识,赵与邹鲁确已不同。赵国学者尚能继承古说,与古史比较相合。孟子“言必称尧舜”,不辨时代的变化,于人类漫长的进化史,一切归功于尧舜,此实大误。引原文如下:

当尧之时,天下犹未平,洪水横流,泛滥于天下,草木暢茂,禽兽繁殖。五谷不登,禽兽逼人,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。尧独忧之,举舜而敷治焉。舜使益掌火,益烈山泽而焚之,禽兽逃匿。禹

疏九河，淪济漯而注诸海，决汝汉，排淮泗而注之江，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。当是时也，禹八年于外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虽欲耕得乎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

此见孟子之主尧舜，凡人类发展之史迹，不辨先后，一切托始于尧舜。其私淑孔子之说，实未得其要。宜录孔子对尧舜的认识，以见孔孟之异同：

尧曰：咨，尔舜，天之历数在尔躬，允执其中。四海困穷，天禄永终。舜亦以命禹。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

《论语》此章极重要，亦是删《书》的标准。所以划时代始于尧舜者，孔子已得足够的资料，可信尧舜时期已完全能掌握一年四时变化的历法象数。既得此客观世界的时间周期，始可管理世事。《论语·为政》：“子曰：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且孔子亦未肯定历数始于尧，仅谓尧能通此历数，并能重视之，作为第一大事传于舜。故孔子之《书》始尧舜未可为非，亦未尝不可更究尧舜前之史迹。奈孔子之后学执此而不舍，孟子尤为特出。故对古史的认识，因儒家学说的流行，每为尧舜所限。如魏范雎入秦（前 271）献书昭王，已在武灵王后三十余年，仍曰“虽尧舜禹汤复生，弗能改已”。此证古史始于尧舜的儒家之说，战国时已盛行，而《易》始庖羲的新观点，至迟在孟子时亦已成立。今以客观史迹考之，尧舜前决不可忽视，此有据于古史，更可纠正儒家美化尧舜之弊。

此为《系辞下》作者对古史认识的新观点。二千多年来误认十翼为孔子作的经学思想，迄今仍受正反两方面的干扰。坚信者以为非孔子之学识，不能作此《系辞》。不信者以为伏羲氏作八卦之史实全属子虚乌有，且谓春秋时之孔子尚不知，战国时《系辞下》作者如何能知。

这一观点未能详考春秋战国时之史迹，仍受经学思想束缚，把一切学问归结于孔子。不知划时代的标准当属自然科学，于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有所发展，势必扩大时空的范围。由春秋而战国，吾国学者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有飞跃进步，且空间既扩大，时间亦延长。此《系辞下》的作者，确有其敏锐的进化思想，或昧乎此理忽视吾国文化的进步，此实大误。

进而当考核尧舜前确已有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存在的史迹，此必须以自然科学的认识方法加以证实。当春秋而战国，因生产方式的发展，既提高生产力，亦提高人的智慧，故《系辞下》的作者，可由推理得之。然自秦汉后，受大一统的整体思想束缚，未能发展利用自然科学的认识论，乃取则于阴阳理论的易学，亦无大发展。间或有人，亦如凤毛麟角，极难引起同时代人的注意，故二千余年来始终未能掀去易学的神秘感。今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以观之，伏羲易之名系战国时代所兴起，而其八卦卦象所指之实，确在尧舜前已存在，且已被认识。故《系辞下》此节之说，宜视为记录古史，决非空论的神话。以下详述伏羲易起源和内容，及其继承发展之史迹。

写史首须注意时间标准及所处地域。在吾国史学中，编年体为重要的一类。宋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继承鲁史《春秋》，又属重要的一种。其重视汉扬雄的《太玄》，就是取汉代的时间标准。而扬雄《太玄》的历法，取则于孟氏卦气。更推究卦气图之原，以今日所存文献考之，盖出于《易纬稽览图》“六日八十分之七”，即 365 日又四分日之一的岁实，先秦早已理解。《吕氏春秋》哲理本诸十二纪，《礼记·月令》同义，吕不韦尚名之曰“颛顼历”，因“秦之先，帝颛顼之苗裔”（《史记·秦本纪》）。此十二纪与十二辟卦的联系，于二篇文字中，已有大小往来，利不利的概念可作佐证。今依卦气图中辟卦之次，录卦象卦辞于下：

䷗ 复，亨，出入无疾，朋来无咎。反复其道，七日来复，利有

攸往。

䷒临，元亨利贞，至于八月有凶。

䷊泰，小往大来，吉亨。

䷗大壮，利贞。

䷆夬，扬于王庭，孚号有厉。告自邑，不利即戎，利有攸往。

䷀乾，元亨利贞。

䷵姤，女壮，勿用取女。

䷌遯，亨，小利贞。

䷋否之匪人，不利君子贞。大往小来。

䷓观，盥而不荐，有孚颙若。

䷖剥，不利有攸往。

䷁坤，元亨，利牝马之贞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主，利西南得朋，东北丧朋，安贞吉。

以上十二辟卦之象，恰见阴阳对称之消息。“泰小往大来”，“否大往小来”，正本阴阳消息而言。且《周易》首乾，有扶阳抑阴之原则，宜泰为“吉亨”，否有“不利”，且自坤而息为“君子有攸往”，由复之“利有攸往”可直至夬之“利有攸往”。若自乾而消，则由姤之“勿用取女”亦直至剥之“不利有攸往”。此以卦象表示阴阳之周流，本以示时间之循环。故复曰“七日来复”，临曰“八月有凶”，可喻系卦辞者，亦有以卦象代表时间的意义。今知周初的卦象本用数字，然以数字表示阴阳变化，亦当有周期之变。此以卦辞合观，初步可证卦气图中的辟卦消息其来甚古，本可与十二纪相通。《系辞上》曰“阴阳之义配日月”，又曰“日月运行，一寒一暑”，既是卦象所表示的基本现象，亦是造历法所依据的客观事实。故阴阳的基本意义，可视为逐步形成历法的基础。

推究历法的形成，与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相关。故回归年的原理当时未必理解，而回归年的事实则早已渐积经验而可认识。且一月的

变化,可比一年先认识。一日之昼夜,更当比一月先认识。凡一日、一月、一年的周期变化,同为时间的单位,故阴阳学说的基本作用就是记录时间。时间有二种情况,一是客观世界的时间,一是主观生物体的时间,后者今名之曰生物钟。因生物对客观世界的适应,必须有生物钟,方能生存并发展。此二种时间有其自然的配合,由此产生史前人类最基本、最简单的认识时间方法,这就是阴阳。凡阴阳的周期有种种不同,要而言之,今所谓宏观与微观,亦就是庄子所谓大年与小年。至于大小之辨,则知识逾发展,其差距逾大。春秋战国间子思的《中庸》有言:“故君子语大,天下莫能载焉。语小,天下莫能破焉。”盖已认识大小之实质。然于莫能载莫能破之间,属能载能破之范畴,有数量存焉,此数量即与生物钟有相应之关系。生物钟周期长者,相应客观世界的时间周期亦长,庄子所谓“八千岁为春,八千岁为秋”。生物钟周期短者,相应客观世界的时间周期亦短,庄子所谓“朝菌不知晦朔,蟪蛄不知春秋”。然生物钟虽有周期的不同,其相应客观世界的关系仍同,这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时间周期。仅以人类而言,由知识的积累能理解种种周期,大而言之,能理解各个历史时期。于各个历史时期间必有所改革,此理于战国时早已认识。如上引赵武灵王分古史为三个历史时期:

一、伏羲神农时期——教而不诛。

二、黄帝尧舜时期——诛而不怒。

三、三王时期——观时而制法,因事而制礼。

而《系辞下》的作者,又分伏羲、神农为二而不论三代。因三代的情况,儒家言之已详,此处正补儒家所未及。凡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形成,必有较大的改革以发展生产力而提高认识,方能掌握时代精神,革卦《大象》曰“治历明时”是其义。今据《系辞下》所叙述伏羲时代的情况,主要成就为“作结绳而为网罟,以佃以渔”。合以下神农时代观之,